

吴门书画家的世俗生活和艺术世界

孙丹妍

上海博物馆收藏有大量明代名人尺牍,尤以吴门地区书画家尺牍为特色。昨日开幕的“遗我双鲤鱼——明代吴门书画家书札精品展”遴选其中近五十通精品,按内容分为“现实生活”与“艺术世界”两个部分,既展示艺术家日常生活中的大小际遇,又聚焦他们在冗烦世俗生活之余的精神桃花源。本次展览将持续至今年10月22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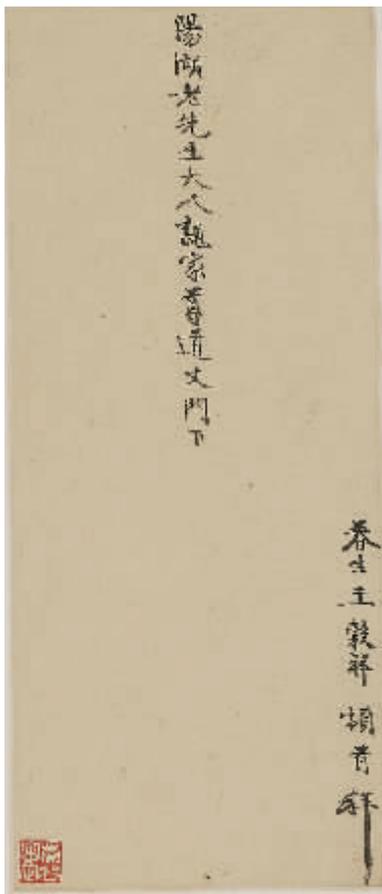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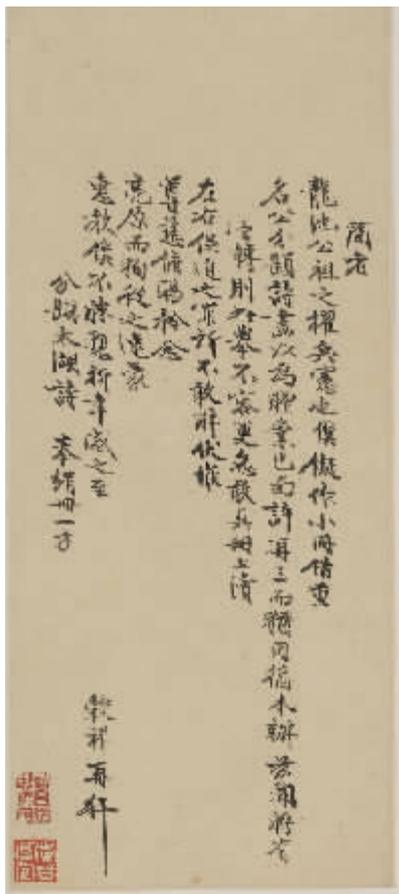
上海博物馆的古代尺牍收藏十分丰富,尤其是明人尺牍。而在大量的明人尺牍中,又以吴门地区书画家的尺牍最具特色。

明代大部分时期的艺术中心在苏州,也就是所谓的吴门地区,人们耳熟能详的四大才子(文徵明、祝允明、唐寅、徐祜卿)、四大画家(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四大书家(文徵明、祝允明、陈淳、王宠),都是苏州人。他们的友朋、子侄、门人以及后辈,学习他们的艺术,追随他们的风格,共同形成了吴门画派与吴门书派,影响深远广大,绝不止于一地,使得吴门地区的艺术风尚与审美情趣代表了当时艺坛的主流。

艺术史研究历史与艺术家及其作品。尺牍,正可以同时为这两个研究目标提供丰富的材料。

作为传递信息的工具,尺牍的内容可谓庞杂,上至政治、经济、军国大事,下至桑麻嫁娶、诗酒文章,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莫不包含。其中不仅涉及重大的历史事件,还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信息往往比修饰整饬过的史籍更鲜活、更真实。我们从中看到的时代,不但有波谲云诡的风云,还有平凡冗杂的碎屑;我们看到的艺术家,不只有风流倜傥、才情卓绝的光彩照人,也有为星北斗米筹算谋划,乃至摧眉折腰的辛酸与苦涩。

书画家们书写的信札,在后世看来,当然是与传世的法书一样的艺术品。与其他的书法作品相比,私密化的书札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书写随意,一般不假修饰,因此更见性情,其中流露出的是艺术家们最原始的笔墨情态和最天然的书写习惯。有时,它与书法作品的面貌会有所不同,因为它可能写在旅途之中,舟车之上,倚马立就,匆匆回复,无暇笔砚精良,不及屏息凝神。然而它又必然能符合艺术家的个性风格,比如严谨不苟的文徵明,他的书札不论写给妻子朋友,前辈长官,总是规规矩矩的行楷,少有潦草敷衍;而倜傥不羁的祝允明,有时



王穀祥
致阳湖札

候是雍容端整,如美女簪花般的小楷,有时候则是狂放豪纵,如逸士醉酒般的狂草。

这次上海博物馆举办的“遗我双鲤鱼——明代吴门书画家书札精品展”按照内容分成两个部分,其一为“世俗生活”,其二为“艺术世界”,每部分又分成若干不同的主题,从不同的角度展示明代吴门书画家们的书札作品。

第一部分“世俗生活”,选取的是艺术家日常生活中的种种际遇,既有大事,也有许多小事。

比如吴宽写给浙江参政欧信的一封信,就涉及了一个历史上的大事件——弘治十二年轰动朝野的科场舞弊案件。这起案件时日既久,牵连又广,涉案的官员及考生被锦衣卫质询,最后致仕的致仕,贬谪的贬谪,罢黜的罢黜,结局都很凄惨。唐寅就是被牵连到的考生之一,他一生的命运都因为这件事而改变。吴宽是唐寅的同乡,也是他的前辈,一直很欣赏唐寅的才华,这个时候正在京城当官。吴宽为人宽厚,苏州文人又向来有提携同乡,扶持后

辈的传统,知道了这件事,吴宽十分同情惋惜,尽力提供帮助,得知唐寅贬谪到浙江,便给当地认识的地方官写了这封信,信里言辞恳切,叙述了事情的始末,分辨了唐寅的冤枉,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请求他托付上下官员,对即将到来的唐寅予以照顾。这通书札曾经是吴湖帆的收藏,吴就将之定名为《唐寅乞情帖》。吴宽的书法学习苏轼,雍容敦穆。这通书札字距紧凑,点画微映而提按自如,墨色由浓及淡,似乎可见作者书写时的迫切之情。

文嘉在担任乌程县训导的时候写给钱穀的一通书札,提及了当年科举考试的情况,杭州竟然有人想出把文章塞入谷道(肛门)作弊的办法,被发现后遭到严惩。文嘉又向同样没有功名的好友感叹了一下自己家里衰落的文运,文氏家族已经历经八十四年、总共二十八科没有人考中过了。

明代初期,狂放豪纵的浙派风格大行其道,到了中期,吴门地区文雅秀逸的艺术风貌逐渐成为艺坛的主流风格,其影响已远远超过了苏州一地。经

济文化中心的转移自然是最重要的原因,而苏州地区高官名宦辈出,对故乡艺文的极力推崇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王鏊写致毛理的一通书札便可少许反映出这种情况。王鏊是乡试“解元”,会试“会元”,殿试“探花”,官至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卒谥“文恪”,也是苏州籍著名的名臣。受信任人毛理官至都察院副都御史,是王鏊的亲家,他的第四个女儿嫁给了王鏊的长子。信中提到他们共同的好朋友鲍翁,就是吴宽。另一个友人全卿,即陆完,曾任兵部、吏部尚书,后因交通宁王遭到贬谪。信中所涉的人物,无不是高官显宦,之间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层层叠叠的关系网络既是宦海沉浮中的一个保障,也是他们共同的兴趣、品味与审美得以推广与传播的基础。

王宠写给兄长王守的一系列书札完全颠覆了他在艺术史上留下的萧散绝俗的才子形象,信中所言全是琐碎家事,耕种劳作,收成银钱,借贷还债,计之毫厘,较之锱铢,其筹算谋划之状,完全是一个为生计不得不筹谋的精明人。只有从其

体势舒朗、用笔爽利的书法之中,才能隐约回想起王宠在艺术史中的形象。

文徵明写给妻子的一通书札可以算是最为私密的家书了。他询问妻子银钱够不够用,不够的话再寄去一些。又切切叮咛,家里的事务千万不要和大房里的人计较。这样的家书再普通不过,唯一的区别,是文徵明性格严谨,即便是付予妻子的书信仍然是规规矩矩的行楷书,不失法度。

第二部分“艺术世界”,选取的是艺术家们赏花品酒,谈书论画,鉴赏交流的书札。冗烦的世俗生活之外,这是艺术家们为自己营造的一个精神桃花源,在那里,他们得以暂时逃离琐碎,沉浸在一切美好的事物中。

祝允明在风雨交加的重阳节邀请朋友到家里喝酒博戏,整通书札笔意飞扬,满纸龙蛇。而另一通书札则展现了祝允明小楷书的高深造诣。那其实是两件被装裱在一起的作品,一件是祝允明代一名刘姓女子写的小词,为的是抒发她对失约情郎的缠绵哀怨;另一件是他把自己作的仿效齐梁风格的宫体诗抄录给友人朱凯,并向他

(下转3版) →

策划:

文汇报理评部

执行编辑:

任思蕴 rsy@whb.cn

封面编辑:

陈韶旭 csx@whb.cn

封面图片:

蔡羽致王守王宠札

(上海博物馆藏)

扫一扫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关注文匯學人

